

台湾“双英”出访两种心态两种结果

巴厘：意如香

台湾双英马英九与蔡英文，双双出访，一个回归大陆认祖归宗，另一个崇洋媚美，到美国“跪拜主子”，蔡英文名为“过境”美国，到访拉美“邦交国”，实则是借“过境”，妄图与美国高官官员接触，谋取“主子”继续支持民进党的“台独”诉求，妄想死心塌地充当美国“毁台计划”，遏制中国的棋子。蔡英文分裂祖国的“台独”居心，昭然若揭，已经在台湾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质疑之声，十多个“统派”政党与团体，正在集结力量，决心与“台独”死硬分子决一高低，蔡英文4月7日回返台湾后，注定会面临一系列冲击难题。而且如果到最后一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敢于不顾中国抗议接见蔡英文，中国的反制

肯定不会比佩罗西窜访台湾时，所采取强烈锁岛军事演习，来得更加猛烈，更加地动山摇，就看美国与蔡英文，敢不敢公然践踏“中国核心利益”底线。这一切，就等着拜登民主党敢不敢一意孤行，迁就共和党麦卡锡画红线，让“不屑子孙”蔡英文“台独”分子更快走进火坑自焚的下场。

相反的，马英九这趟率领庞大团队，包括众多台湾大学生随团，到祖国各地认祖归宗，先到南京敬拜孙中山墓园，向孙中山表忠心。再到南京日寇大屠杀纪念馆，亲眼见证日寇屠杀南京三十万民众的悲惨史实，让马英九与随团大学生痛彻心脾，对日寇惨无人道屠杀中国人的历史场景，而饮泣悲痛得痛心疾首，面对台湾岛内“台独”崇日崇美的汉奸嘴脸，开始警觉醒悟，不

再轻信绿媒对中国的无底线抹黑。访问团再从南京乘坐高铁一路到湖南，到达马英九祖籍地祭祖拜宗，沿路高速的高水准地铁服务，以及沿线的现代化建设，一流的城乡建设与乡间民众和谐幸福的生态，让随团的台湾大学生大开眼界。对“台独”绿媒的一向造谣污蔑，说中国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与泡菜，眼见为实，一一不攻自破。

在湖南老家，马英九说他的祖家就离毛主席家乡韶山村2-3里远处，他们四姐弟虔诚敬拜母亲坟，并用道地的湖南口音与相亲和切交谈，湖南乡亲也都热烈地欢迎马英九姐弟回乡祭祖，令马英九一家感动异常。马英九也诚恳地明白表达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认同两岸一家亲，在与中国国台办宋涛会面时，再次

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决心。因此，马英九此行的收获必将不同凡响，必将让台湾年轻人对大陆一向的刻板印象彻底改观，尤其是接下来的沿海探访，“长三角”、“港珠澳大湾区”各地的工业与商业园区，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景象，高铁、桥梁、公路的四通八达布局，城城相交，乡乡相接，“一小时生活圈”，“一小时城市公交车”、网络5G普及、数字化广泛运用，营造了处处是商机，处处是营赏好景点。乡村振兴，农业机械化生产，各地农产品，年年丰收，在世界通胀高起的背景下，中国的粮油价格不涨反降，亿万民众脱贫奔小康，人民享受了医保与养老的优惠保障。所有这一切，让马英九访问团成员惊叹不已，对比于台湾频发铁路出轨、交通事故，以及连鸡蛋也奇

缺断货，物价高涨，商业环境低迷。所谓“邦交国”一个个脱离台湾，在蔡英文当政十年里，已经有11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这种台湾不景气的背景下，蔡英文却大把台币奉送给美国军工复合体，大肆购买军火，妄图“以武抗中”，如今又在借过境美国图谋“挟洋自重”搞“台独”。马英九团队看在眼里，一一对比，一清二楚。因此这次双英出访，就必然产生出两种心态，两种结果，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台湾两岸民众的眼里，就看接下来的结局了。

一种心态是回归祖国，认祖归宗，迎来国家统一的结果；另一种心态是，媚日崇美，认贼作父，紧抱美日大腿，结果是被十四亿中国人民(包括2300万台湾人)所唾弃，沦为汉奸狗腿子，遗臭万年。马英九与蔡英文

正是走着这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目前马英九还在大陆亲善访问，必将取得极为正面的双赢效果。而蔡英文也还在美国摇尾乞怜，或被美国高官冷落，只好夹着尾巴默默滚回台湾。或是被议员高官接见，倘若是麦卡锡议长高规格接待，等着的就是中国军方“地动山摇”的强烈反制，就看拜登与蔡英文如何收场了。

两种绝然不同的结果，往后的几天里了，就会让世人见证得一清二楚，拭目以待吧！



作者：Tgk. Helmi 翻译：曹世木

关于大选和身份政治

面临2024年的大选之前，有关身份政治的问题和讨论仍然是印度尼西亚的新议题。虽然基本上这些方面由来已久，但留下的影响直到最近才感受到并成为印度尼西亚政治舞台上的一大亮点。在政治角力中广泛使用的身份是伊斯兰教的身份认同。广泛使用伊斯兰教的身份本不足为奇，因为印度尼西亚选举的绝大多数选票都是来自伊斯兰教信徒。

从为何后来出现强大的伊斯兰教政治身份认同的背景来看，至少也可以从阿卜杜拉·赛义德(Abdullah Saeed)的伊斯兰教智库示意图看到一些情况。阿卜杜拉认为有六个观点各不相同的现代穆斯林智库，包括：(一)法家传统主义者(法律传统)，侧重于由前现代教法解释和发展的法律fiqh；(二)神学清教徒(清教徒伊斯兰神学)，侧重于道德维度和伊斯兰教规；(三)政治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政治)，侧重于最终要建立伊斯兰国的伊斯兰政治；(四)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强硬路线伊斯兰)，具有针对被认为是对立的个人或团体的暴力倾向；(五)世俗穆斯林，认为宗教是私人的；(六)进步正义主义者(进步穆斯林-jitihadi)，一群具有相当伊斯兰经典视野的当代伊斯兰思想家，寻求通过现代科学方法的手段重新解释宗教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Haikal Fadhil Anam, 2019)。

通常在身份政治的背后是将宗教视为廉价商品，为能迎合买家口味，随心所欲地解释神圣的经文。至于价格可能等于一件政党的背心价或者活动费。宗教人物变身成了活动家，把礼拜场所和布道坛作为污辱政治对手的地方，一点也不尊重宗教。据穆达迪(Muhtadi) (2019)说，具有宗教民粹主义(Populisme Agama)的身份政治如果被无能的领导所利用，此现象将成为国家民主的“地雷”。因为身份政治将牵制公众舆论，说什么与他们身份不同的人不配当领导云云。那么，这当然造成少数

民族失去在国家政府中，尤其在大选和选举平台的平等权利，为此人们担心这将会逐渐地损害民主。

身份政治的影响 一场民主盛会指日可待，当然这场舆论战还在持续不断地在发酵，有关身份政治的讨论乃其中之一。身份政治给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提供了创造平衡和冲突的极大空间。如果管理得恰当和明智，这将破坏国家的稳定。还有，如果政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愿望，则两种身份之间的冲突将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政治利益，它还牵连到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作为不同政治背景的身份政治是实现既定的民主化制度的唯一挑战。

根据穆尔·塞蒂亚尼(Mur Setiyani) (2022)的观点，她认为身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将会威胁到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团结与完整。利用宗教问题寻求政治支持会给那些不负责任和原本就想分裂印度尼西亚的人挖好有可乘之机的大漏洞。如果让此情况持续，那么低落的团结和完整精神将会增加社会大众甚至政治精英两极分化的可能性。接着，安南(Anam) (2019)认为身份政治也有可能破坏民主原则。我们知道，考虑到社会的多元化，民主制度已成为印度尼西亚奉行的政府制度。如果身份政治的民粹主义变得越来越强烈，就越来越没有社会正义，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也没有他人包括自己的自由。在政治运动中，身份政治以利用宗教为本，将在印度尼西亚众教派之间制造分裂的鸿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激进教派的强大压力将间接对其他宗教信众产生负面的影响，其中少数民族的信徒将会感受到歧视，因而在信众之间造成分裂。

引述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 简称 NU)董事会(PBNU)的总主席 KH Yahya Cholil Staquf (Gus Yahya) (2022)在该联合会上的讲话，他呼吁

各方，尤其是 Nahdliyin (NU)的成员避免身份政治，以维护国家的声誉。我们必须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因为印度尼西亚在宽容、种族、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享有世界典范的声誉。身份政治将诱导社会舆论认为凡与他们身份不同的人就不配当领导云云。

这当然是少数民族在国家政府中，特别是在大选和选举的平台失去平等权利的原因。“选举监管机构”(Badan Pengawas Pemilihan Umum, 简称 Bawaslu)的预防、社区参与和社区关系协调员鲁利·苏亨蒂(Lolly Suheny)提醒说，把种族宗教(SARA)问题政治化是很危险的。

据他看来，身份政治或者 SARA (这是 Suku, Agama, Ras dan Antargolongan 首字母的组词)问题是易于操作和使用且费用便宜的黑箱作业。因此，预防行动上应该可以料到2024年大选有使用身份政治或SARA的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今天的形势下，政治化SARA是一件极其易于利用、活动又廉价与反应快速的事。

M·阿斯卡儿·沙林(M. Arskal Salim) (2022)提到是什么时候实践政治转变为身份政治运动？那就是当种族、宗教或民族的归属变成商品来动员选民行动的影响力时。对合格未来领导人选的客观偏好却被种族或宗教的情绪所扭曲，例如，一个不称职但有相同信仰的领导人选比一个有能力但持不同信仰的领导人选更受欢迎。

通常，身份政治操纵宗教教义，歧视和排挤具有不同政治抱负的同一宗教的选民。身份政治经常却被错误地认为是实践政治的一部分或是国家政治。事实上，身份的相似性成为一个群体成员的统一体(在群体团结之中)。在多元的印度尼西亚国家背景下，以主导的方式突出群体认同实际上可能对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性(民族团结)构成潜在威胁。一个是要达到为自己群体的排斥性目标，而另一个则是要达到共享生活的包容性目标，这就是身份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分水岭。

撇开上面的阐述，我们的国家虽说存在多种宗教、种族以及其它的差异，但却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民主国家，为此所有人在选举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理所当然。不只是特定的人或群体才能当国家领袖，而特定群体以外的人也可以当领袖。不只是伊斯兰教徒才能当国家领袖，非伊斯兰教徒一样也可以当领袖。

一个人成为国家领袖或人民代表的权利本质不是仅仅基于种族、宗教、民族或有关种族，而是更加着眼于上述人物具备领导和保护人民和国家的资格和能力。

译者注：本文摘自2023年3月28日棉兰 Analisa 日报 Opini 版，原标题 Pemilu dan Politik Identitas, 作者 Tgk. Helmi Abu Bakar El-Langkaw, 是亚齐地区伊斯兰教学院 Al-Aziziyah Samalanga 讲师, Mudi Samalanga 校友和 Ansor Pij 负责人。

马岛主权问题，英方不能装聋作哑

国际锐评

当地时间4月2日，由41朵白色鲜花扎成的花束，出现在阿根廷全国各个城市中心广场上。这一天，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战争纪念日；41，代表了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41年。阿根廷各地以献花、展览、游行、守夜、举行音乐会等多种方式，纪念在马岛战争中牺牲的人。

历时74天的马岛战争，是二战后发生在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战争。当时，阿根廷与英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交战，最终英国获胜。但阿根廷人从未放弃对马岛的主权要求。纪念日当天，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分享短视频，并发文强调马岛是属于阿根廷的一部分，“让我们以和平的方式恢复马岛的主权”。阿根廷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再次表达了谈判解决马岛问题的正当诉求。对此，英国政客不能继续装聋作哑。

有些历史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关于马岛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1816年，阿根廷脱离西班牙独立时，声明继承西班牙对阿根廷沿海岛屿的主权，其中包括马岛。然而，1833年英国派出军舰以武力强占了马岛，并实施殖民统治。

可见，马岛问题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065号决议，将马岛问题纳入“去殖民化”范畴，并敦促英阿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2016年，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判定，马岛位于阿根廷领海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会议也曾多次敦促英国政府同阿根廷进行谈判。然而，英方一

概表示拒绝。在今年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阿根廷外长又向英方提出重启马岛主权谈判的要求，结果再次被拒。

英国人何在马岛赖着不走？这有着多重原因。首先，马岛虽然距离英国非常远，但是扼守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航道要冲，有“南大洋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马岛是英军在南大西洋重要的深水港。就在2021年，英国政府额外投入8500万美元在岛上修建新港口。目前整个马岛的居民约有3000人，英国在这里的驻军就有1500人左右，堪称“世界上最军事化的区域之一”。依托马岛军事基地，英国经常性开展海外驻部队队的集训，并定期举行军演。有分析认为，英方是想以此确保充分利用南极资源。

除此之外，英国人还舍不得马岛上真金白银的资源。马岛拥有泥煤、铅、银、铁等丰富矿产。上世纪70年代，马岛附近又发现了大量油气资源。一位英国议员甚至扬言：“我们宁愿失去五个北爱尔兰，也不愿失去一个马岛！”

占领、掠夺、利用……英国在马岛上的种种行径与去殖民化大潮背道而驰。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联合国关于马岛问题的决议。曾饱受殖民主义侵害的拉美各国更是对阿根廷的遭遇感同身受。美洲国家组织、拉共体等地区组织多次通过决议，捍卫阿根廷对马岛的合法权利，呼吁英方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

殖民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昔日的殖民者不能继续装聋作哑，企图没完没了地吃殖民红利。英方必须尊重联合国决议，正面回应阿根廷人民的正当诉求，早日归还马岛！



玛利岗恩牌香烟广告

1930年，王福隆(Ong HokLiong)和妻子林贵娘(Liem-KwieNio)在东爪哇玛琅，经营一家名为王福隆家庭卷烟公司(StrootjesFabriek Ong HokLiong)的企业，后来更名为奔图(Bentoeil)烟业。公司生意一般，加上受到经济萧条年代的打击，20世纪50年代后才得以发展。20世纪60年代，奔图烟业(Bentoeil)是首家在印尼生产有过滤嘴的机制丁香卷烟，第一家使用塑料包装盒的生产商。这个创新随即成为全国丁香烟行业的

参考。1984年，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烟草公司进入印尼，并委托他们生产和销售卷烟，于是奔图(Bentoeil)进入生产白烟的行业。

在谈义里，蔡云辉(Tjoa Ing Hwie, 后来改名为 Surya Wonowidjoro)在他叔叔的烟厂工作几年后，于1957年创办云辉丁香烟工厂(Pabrik Kretek Inghwie)，后来改名为盐仓烟业(Gudang Garam)。1985年6月蔡云辉去世后，家族管理企业已经和现代企业管理格格不入，导致企业危

丁香烟业中的华人 (4)

亨特利·伊斯纳尼(Hendri F Isnaeni)

机。蔡云辉的大儿子蔡道行(Tjoa To Hing)接手企业管理，取得好几项突破。每年销售额都有增长(Marganadkk., 2014: 126-127)。1990年，盐仓集团上市，是印尼十大富豪之一。

在古突士，独立后出现了一些华人丁香烟企业，例如1948年王德山(Ong Tiek San)创办三脚牌(Kaki Tiga)烟业，1948年沈良图(Sam Liang Tho)创办穆娜烟业(Moeria)，1950年林信宏(LiemSien Hong)创办思礼赫思烟业(Srihesti)，1951年黄渭源(Oei Wie Gwan)创办针记烟业(Djaroen)，1952年金比亚烟业(Kim Lieng Wan)创办苏隆烟业(Soepiah) (见 Albar, 2011: 272)。但后来发展壮大并持续到今天的只有针记烟业了。

起初针记烟业生产香烟是为了满足陆军物资处(Dinas Perbekalan Angkatan Darat)的需

求。这使得黄渭源在独立战争时期与军队有密切的联系。这家只有10名员工起家的小企业飞速发展。可是厄运来临，1963年的一场吞噬工厂的大火几乎摧毁这家小企业。那时黄渭源正病重，在医院治疗，直到去世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心血已被大火吞噬并化为乌有(Marganadkk., 2014: 110-111; Badil, 2011:35)。黄渭源的两个儿子黄辉祥(Michael Bambang Hartono, 即 OeiGwieSiong)和黄辉聪(Robert Budi Hartono, 即 OeiGwie Tiong)接管企业并成功恢复到此前的业务，还扩展事业规模，他们是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中央亚细亚银行(Bank Central Asia)大股东。两兄弟的名字经常刷新印尼富豪榜。

华人烟业企业确实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成长，但直到二战时期才迅速发展并领先于土著烟

草公司。兰斯·卡斯尔(Lance Castle, 1982:143-144)指出华人企业在这场竞争中胜出的几个因素：更熟悉劳资关系和分销网络，华人族裔之间的互信和资本援助，以及愿意使用更现代的组织形式。

社会责任 从丁香烟业发展初期起，各个企业家已经考虑职员福利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王祥春(Ong Siang Tjoen)从1931年创办“玛利岗恩”品牌(MariKangen)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创办8年后，发展成为拥有4,250名员工的企业。他关注员工福利，帕拉达·哈拉哈普(Parada Harahap) (1952:103)在书中这样描述：

我们参观了许多卷烟工厂，但这家华人拥有的玛利岗恩香烟工厂中工人的社会规则非常令人惊讶和欢欣。稍后我们要解说的，可能没有这位主角拥有的故事那么长，而是我们自行查访得来的。

员工入职时须有村长签发的声明书，声明书中包含以下

家庭信息：夫妻二人的照片，孩子情况等等。所有资料都收入员工档案中。用于包括员工婚嫁娶时的资助；生孩子时，免费为员工请来接生婆；资助孩子举行割礼仪式等等。厂里设有免费的门诊和药物，员工若患重病，费用由企业承担。企业不允许员工破坏同事的家庭。若被发现，立即开除。男女分开在不同的工厂场所工作。厂里备有收音机，让员工边听着优美的音乐边工作。1939年，雨季到来前，工厂为员工免费提供雨伞，是员工福利，也是营销手段。最后，帕拉达·哈拉哈普对王祥春和玛利岗恩烟业有如下赞扬：

“实际上，我们看到，王祥春先生制定的社会规则已经超出了总督作为百姓父母官所期望的一切。这家工厂还承担所有工人的工资税，不必从员工工资里扣除……如果我们国家有很多这样的工厂，那就太好了。”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

